

双
峰
集

偵探小說

雙堦案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四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五版



分售處

小說雙塔案 (全一册)

每部定價洋二角五分

著者	譯者	發行者	印刷者	發行所	發行所
德國鮑姆拔黑	北京陳牧民	進步書局	文海明書局	文海明書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北京	重慶	天津	張家口	保定	石家莊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成都
南京	煙台	鄭州	青島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雲南	奉天	新加坡

言 情 小 說

雙 壻 案 提 要

西人最重門第一成衣匠之子某博士學問優美與一大家女馬利訂姻婚期已屆一巨騙冒充伯爵媒孽其短遂解婚約因而自媒致墮其計成婚三月騙案告發被捕入獄幸博士不忘故劍覆水重收篇中敘述博士父母之樸實馬利父母之勢利博士之金性玉行馬利之水性楊花巨騙之狡計陰謀描寫均極盡致

言情
小說

雙塔案

德國鮑姆拔黑原著

北京陳牧民譯

第一章

德國哈格爾堡城之街衢。清潔勝他市。夾道植以菩提樹。綠蔭繽紛。蔚然可愛。街中一極大噴水泉。置射水管六。市尾有高利亞式之禮拜堂兩所。遙遙相對。高聳雲霄。一所屋頂有六塔。一所頂亦有塔。有露台。及腰圓形之窗。此禮拜堂之門首。高懸黑板一。飾以沙石鑄成之戰械模型。即公衆告白張貼處。屋旁小門顏曰市政廳委員休憩

所。知市政廳必去此不遠。隔牆一醫院。三角形之屋頂。與禮拜堂鼎峙。其餘市廛。半系新建。亦華美奪目。

街之盡端有危樓一座。其下層之玻璃窗。純以單獨之大玻璃片裝飾之。奢華爲全市冠。窗之背面有數人。鵠立成行。目光如炬。唇頰微紅。俱爲美髯漢。或服晚禮服。或服短衫。或服短外衣。或服狩獵衣。內有一人僅服便服。其令人注意者。每人鈕扣上。各懸價目牌一面。

印度土人。或深山樵父。平日不知歐洲繁華景象。倘一旦入哈格爾堡。遠望此鋪之裝飾。必疑爲婚嫁行禮之處。或更疑爲露屍停柩所。因此數人之面色。毫無生氣。略似自盡者之屍。又似死於瘟疫者暴露於外之狀。然一入店門。則亨利埃加成衣鋪之招牌。高懸壁上。蓋

此數人者。既非成婚之人。亦非暴露之屍。乃成衣舖中之假人。主人設此以招徠主顧者。

三層樓上。音響喋喋不絕。如工廠之輪機聲。較爲細輕耳。尋聲上階。至一高廳內。有少年六人。衣襯衣。俯伏於鉄桌上。桌下有脚橈并磨剪機。上有輪機無數。少年時時推布片於喋喋作響之鉄桌中。鉄桌非他。縫衣機器也。少年六人。成衣徒也。

屋之一端爲一長而光潤之黑板。各色布疋。堆積其上。主人亨利埃加立於板旁。年可五十許。面容甚壯。頰間微露縐紋。目光閃爍。灰色之髮蓬蓬然。

亨利埃加絕無頹唐態度。衣樣一紙。置身旁布疋上。手持快剪。依樣

裁成攔於左。再以堊筆畫他樣。預備分裁各衣料。

此成衣舖有門二。其一洞開。自此門可以遙望另一室內之佈置。此另一室內。又有成衣徒六人。且有小童兩人。供給彼等作活。將第一室內成衣徒所未完之工作爲之完成之。每人各用針及頂針。以便縫紉鈕扣。及機器所不能縫之物。

六縫紉機之司機人。觀其外貌。似爲第一室內成衣徒之下手。不知實相反。此六人者。頗有家國思想。不似第一室六人之徒事工作。只求溫飽已也。時德國政體初更。議院始立。言論機關。間有不平處。此成衣徒六人。以愛國故。卽演成一極有興趣之事。內有一人性最黠。憤主人壓力太重。以縫紉業與國會作對待之比較。遇儕輩有不平

事。輒號召同事。開會集議。始惟同室之人贊成之。繼則第一室之成衣徒。亦來附和。成衣舖之第一室。潛易其名爲上議院。第二室爲下議院。每值星期休業。無事可議。間或以時事爲談判資料。若者主席。若者來賓。次第井然。儼然一議院也。亨利埃加時時攜布樣。向各戶兜攬生意。在舖之時甚少。其女主人知之。亦以若輩愛國熱忱。不加禁止。久之風聲漸布。全城譁然。弄假成真。勢成市虎。某星期一日。下議院議員某君。突然至舖。以極嚴厲之手段干涉之。該司機亦有辨論之理由。兩面聲勢洶洶。相持不下。其情景有如十二世紀末葉。韋爾夫與韋章必立兩派之黨爭。演成日耳曼帝與羅馬教皇爭權之慘劇。亨利埃加見勢不佳。立即宣布將創設議院及僞稱議員之店夥。

同時歇業。以寢其事。

時機器房內之鐘。已鳴十下。將次會食。機聲漸息。司機人與成衣徒。齊集食堂。亨利埃加亦親送下議院某議員出門去而進食堂。

食堂之前。有應接室。室甚軒敞。素白簾幙。圍繞窗檻。室內桌椅。古色斑然。案上書報疊疊。爲女主人所陳列。中有大鏡一具。背面飾以孔雀毛一簇。萎蘼之蘆花。飄揚簞笥之上。與螺殼及特來司登（德名城之一所出磁器頗著名）之磁器相輝映。壁間懸有碧色畫圖兩幅。一爲男子。驅幹偉然。衣縐邊汗衫。戴高頸圈。一爲婦人。笑顏可掬。冠寢帽。蓋亨利埃加岳父母之像片也。

亨利埃加入食堂時。其婦從應接室出。手持新聞紙。對亨利埃加笑。

曰。夫乎。此新聞紙諒有緊要新聞。余未及覩。但看第一章內。卽有極重之鉛筆痕。爲鄰友某君所畫。彼固甚留心政治者。

亨利埃加曰。且置案側。余方因排解事。力憊甚。余腹已枵。食品備妥否。速以火腿及燴牛肉給我果腹。

婦曰。諾。卽爲其夫治食品。須臾治畢。以餉亨利埃加。復佐以紅色之酒。亨利埃加方飲第二鐘。倚於靠椅上。手攜新聞紙。伊婦傍窗而坐。刺針繡。有時亦游目於機室。以察司機人之勤惰。

亨利埃加忽狂呼曰。咄：咄：咄：咄：咄：怪事。

時工徒食已散。婦聞呼聲。驚曰。何事：何事：得毋拿破崙重登舞台乎。

亨利埃加曰。否否。緊要更甚於此。美國人民。已舉一成衣匠爲大總統矣。

婦曰。何怪之有。汝爲傭婦協濟會會長。亦儼然一總統也。

亨利埃加狂笑曰。此非汝之所知也。美國大總統。何等尊榮。美國無王與皇之稱。人民舉總統以治之。倘總統不勝任。可撤消其職權。而使之退位。凡國民有總統資格者。雖布衣亦可入選。余久思至美一遊。以擴眼界。且焉知余不可在彼處亦有所作爲耶。

婦曰。以余意觀之。汝在此已嶄然露頭角矣。何事游美。亨利埃加首肯曰。此亦誠是。顧上蒼惡作劇。使余事事不得滿意。

婦乃置針繡於窗櫺。移步近亨利埃加。并以手拍其肩作嫵媚之態。

曰。可惜汝尙少一事。奈何。

亨利埃加曰。豈以余尙無兒媳乎。此乃易事。何必慮。

婦曰。否否。非此……余謂可敬如汝。應得一品位。或爵號。方可展汝之才而副余之望。

亨利埃加佯怒曰。作此非非之想。豈有神經病耶。余當爲汝療治之。果如汝言。余得爲貴胄成衣匠。汝爲夫人。其榮耀直與陸軍上將夫人相等。

婦長吁一聲曰。貴胄成衣匠。與成衣匠之榮辱。不過五十步與一百步之間。余何必慕此。今通常成衣匠。每以成衣舖兼各種雜貨製造所。舖主卽稱所長。汝能照爲所長。豈非較貴胄成衣匠勝一籌。

亨利埃加喃喃自語曰。夢話……空談。

婦見夫不然其說。然又不肯直認已過。乃言曰。使汝爲製造所長。果能辦事勤能。焉知必無商務司長之望。對門某住戶之子。官運亨通。亦系依次遞升。何不效法於彼。

亨利埃加狂笑曰。汝便有司長夫人之望乎。理想不可謂不高。既如此。鎖閉店門。傾囊資捐一伯爵銜。余爲伯爵。汝爲伯爵夫人何如。婦低聲曰。余並不願有此高爵。顧關於製造廠一層。似尙易辦。才略如君。當可勉爲之。如果仍理舊業。於余並無若何關係。但對於吾兒。未免有愧色。且看方今世界已如此……如此……時亨利埃加漸露醉態。默然不作聲。

婦又曰。余察汝意。必不願老死於成衣者。諺曰。合成衣匠九人。方湊得一完人。如此低賤職業。言之可羞。

亨利埃加乃欠伸而立曰。美國成衣匠。被舉爲大總統。成衣匠未始非總統之始基也。得爲成衣匠。於願尙未足耶。記否我德之將軍特爾弗林氏。亦成衣出身。至於吾兒埃加爾。棄父業而得哲學博士。乃偶然事也。烏可視爲常例。

婦突然曰。奈彼爲成衣匠之子何。

亨利埃加曰。胚成衣匠非能禍及子者。我亦豈有壞彼名譽之處耶。婦曰。此卻難說。然卽有此等事。必非埃兒主動。彼在校時。與校友相周旋。處處都出於忍耐。彼雖未有一言道及於此。然以余察之。彼必

時受他人之激刺。可無疑也。設余不能察余子之喜怒。尙須此爛爛二肉眼何用。

亨利埃加愕然問曰。原來如此。如此。如此。同學少年。果如何激刺埃兒耶。

婦曰。數日前聞一埃兒之同學言。彼等畫公山羊一頭於黑板之上。德人每喜嘲笑成衣匠詩人謔之尤甚如云貪飲成衣匠指韜爲酒鍾韜旁鑿小孔欲飲興方濃不圖一舉手韜墮杳無蹤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又成衣匠之綽號謂之公山羊當其上街時旁人輒作咩咩之聲以誚之彼之鬚謂之山羊鬚相傳某星期日某成衣匠騎馬入山爲山羊吞食從此德人每喜爲成衣匠惡作劇云。迨埃兒一

轉背視線咸集於埃兒之身。婦言時氣喘甚。頻以失望之眼對其夫。亨利埃加微笑。露輕視之意。言曰。然則埃兒果因此抱怨耶。余必設法以遣彼之胸懷。

婦曰。彼之鬚。宛如亨利四世。（亨利四世之鬚亦有叢髭似山羊鬚）極爲美觀。在大學校時。業已留存。如彼早將此鬚剃去。決無山羊鬚趣史之發生。夫乎。山羊鬚者。埃兒之徽號也。且將終身受此美名。汝爲彼父。別無他物相遺。獨留此美名乎。

婦乎。勿言之太過。亨利埃加言時。聲色俱厲。伊婦知其怒甚。因低聲長歎不止。

亨利埃加曰。余將以合理之言。教訓吾兒。彼之煩怨。由於稚氣未除。